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石板路 水竹林

1995 年卷·小说

刘春来 著

21 SHIJI WENXUE
ZHIXINGCONGSHU
1995NIANJUAN



百花文艺出版社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1995年卷·小说
百花文艺出版社

石板路 水竹林

刘春来 著



15.00元

石板路 水竹林

刘春来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滦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毫米 1/32 印张 8 插页 4 字数 168000

1995年12月第1版 1995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165-3/I·1932

定价:11.40元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是由中华文学基金会策划,由白亚南先生任总经理的北京同力制冷公司赞助,由冯牧、袁鹰主持的编辑委员会负责编选的一项文学系统工程。此丛书意在扶植文学新人,凡年龄在 45 岁以下,具有创作潜力,但尚未出过书的青年作家均可列入备选范围。此丛书计划每年出版一套。1994 年、1995 年卷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顾 问 冰 心 艾 青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冯 牧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亚 方 朱盛昌

朱向前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张 韧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雷 达 缪俊杰 韩瑞亭

(注:*号者为常务编审)

总策划 白亚南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徐立岩 张铁军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总 序

冯 牧 袁 鹰

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在内忧外患，雷电风霜，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80 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

角，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然而，我们也看到，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出版渠道不顺，文化市场不善，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有的还获了奖，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焦虑不安。固然，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

于是，遂有这套《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的设想和举措。

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为青年作者服务，已有多时。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得以圆了这个梦。瞻望 21 世纪，漫漫长途，上下求索，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希望工程”。但它与教育方面的“希望工程”有所不同，它不是扶贫济困，也并非照顾“老少边穷”地区，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更多的好作品。我们想起本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期间，鲁迅先生先后编印《未名丛刊》和《奴隶丛书》，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巴金先生主

持的《文学丛刊》，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100余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茅盾、叶圣陶等先生，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不遗余力。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是永远不能抹煞的。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直到鬓发苍苍，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60年后，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

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我们再三斟酌过。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希望工程”是属于未来的世纪的。它也许还显得稚嫩，却是前程无限。但是不是称之为“文学之星”，且是“21世纪文学之星”？不免有些踌躇。近些年来，明星太多太滥，影星、歌星、舞星、球星、笑星、棋星……无一不可称星。星光闪烁，五彩缤纷，变幻莫测，目不暇接。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任凭风翻云卷，光芒依旧；但也有为时不久，便黯然失色，一闪即逝，或许原本就不是星，硬是被捧起来、炒出来的。在人们心目中，明星渐渐跌价，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或者，这一批青年作家，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

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反复阅读、酝酿、评议、争论，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本年丛书的入选作品之后，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盛夏骄阳似火之日，我们集中在一个比较安静的处所，远避尘嚣，于清凉宁谧的气氛中，平心静气，融洽无间

地确定本年度佳作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松了一口气，油然而浮起轻快愉悦之感。“他们真能成为名符其实的星吗？”能的！我们可以肯定地、并不夸张地回答：这些作者，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而无愧色。他们有的来自市井，有的来自乡村，有的来自边陲山野，有的来自城市底层。他们的笔下，荡漾着多姿多彩、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涛，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幻梦、烦恼和憧憬。他们都不曾出过书，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可以媲美当年《奴隶丛书》的年轻小说家和《文学丛刊》的不少青年作者，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

是的，他们是文学之星。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10 年 20 年 30 年 50 年之后，一批又一批、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奔流不息。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不也是必然的吗？

岁月悠悠，银河灿灿。仰望星空，心绪难平！

目 录

云散风流.....	1
劫后校园回忆录	51
瘦月亮.....	105
石板路 水竹林	149
蛮老三、满女和月月	196
玉阿婆.....	212
长清先生.....	225
编后记..... 艾若	242

云散风流

一

1949年8月4日，我父亲——那个后来自绝于人民的叛党分子，跟着他的营长罗余粮，在南下行军的路上度过了他的二十八岁生日。部队是从他的家乡豫西出发的，进进退退，走到龙鳞，已经用脚丈量多少里程，他不知道，而且从开始起他就没想过要去知道。他只知道他已经很疲劳了，很虚弱了，他适应不了南方潮湿而闷热的天气，适应不了松松散散、没有一点嚼头的大米饭。几个月的连续行军，将一身土黄色的布军装弄得皱巴巴，烂兮兮，他已经完全没有了一个军人应该具有的英武、干练的气魄。部队逼近龙鳞县城，营长命令大家做好攻城做准备，他瞪着他那双早已没有光彩而今又布满了血丝的眼睛，望着南方特有的、麻石铺就的大路尽头，默默出神。他希望大路尽头响起得得的马蹄声，他希望大路尽头出现团卫生连的骡马队，他的儿子夹在卫生连的男战士和女战士中间，他希望看一眼儿子，然后再去攻城。

我的那个如今在阴曹地府已经很有一些资历了的哥哥，那年才八岁，但他对革命的热情，却至少相当于一个具有八年军龄的老革命。部队从豫西老家的门口经过，我那八岁的哥哥认定了自己必然是干大事业的角色，认定了能不能干出大事业就在今日一举，于是他偷偷摸摸爬上了南下部队满载辎重的大车，混在子弹和炮弹、候补的刺刀和待修的机枪、备用的牲口饲料和缴获的美国罐头之间，胜利前进了五百一十七公里，跨过黄河又越过长江后才让赶大车的老班长拎着耳朵送到父亲面前。我那哥哥好英勇哟！耳朵已经不属于他了，他居然还能大声痛骂“老混蛋”而且毫不客气地英勇顽强地赏给“老混蛋”一脚又一脚。我父亲是大兵一个，面对这木已成舟的事实好为难哟！他只有一份军粮，养活不了儿子。父亲举起他那不应该那么早就枯瘦了的、粗筋暴出来仿佛爬满一条又一条蚯蚓的大手，觉得有“教训教训小兔崽子”的必要，但那手扬了大约有三分钟，毕竟没有劈下来，而是以一声沉重的叹息不了了之。营长罗余粮是个极好的好人，他在骂了一通“你奶奶个熊”之后还是给父亲想出了办法：卫生连的骡马们饭量一个比一个小，加上一个小东西进去，大约不会有什么问题吧！况且，卫生连有骡子有马还有小毛驴，小东西走不了长路的问题也比较好解决。卫生连的护士长是营长的老婆，当天宿营，营长骂骂咧咧到卫生连的驻地交涉了一夜，从第二天起，卫生连就多了个花名册上没有名字的“小东西”。

8月4日，父亲走在龙鳞那麻石铺就的大路上，没有等到他的儿子。他很不放心，他的眼皮跳了几跳，他用沉重的豫西口音骂了一句“我日你娘”，也就没有再继续再等卫生连

了。因为营长在骂人了，营长骂蓝福娃你奶奶个熊我老婆死不了你儿子也死不了，你他妈的还不打开刺刀给老子冲锋！

父亲于是打开刺刀，高一脚低一脚向龙鳞城冲击，开始攻城。

现在人们讲起解放龙鳞，总爱把那次战斗描写得鲜血淋漓，尸横遍野。他们只有这样才能得出结论：革命的胜利来之不易，幸福的生活应该珍惜。我父亲现在若是还活着，听见了一定会咧咧嘴：球！

确实，战争这个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有时候轻松简单，轻松简单得如同是在玩一场游戏。

我父亲就说过：解放龙鳞，要不是有些走不动了，简直就像背一窝猪娃儿赶集！

二

战争苦，苦在哪里？父亲回答两个字：行军！战争苦，苦在哪里？父亲又回答四个字：没有女人！

1949年8月，父亲将他那双曾经因为沾满了豫西阳刚之气因而健壮无比的大脚踏在龙鳞城的麻石铺就的街道上的时候，那双脚已经由于布满了新血泡、旧血泡、挑开了流着汁的血泡和没挑开灌着脓的血泡而痛得钻心。入城式，营长本来是走在前面的，他惦记着我父亲，便突然停下来。就在我父亲从他身边走过去的时候，他没有为我父亲扛枪，而是不由分说地、不假思索地、不遗余力地在我父亲腿弯里猛然踢了一脚，转身便走时还凶狠地赏了一句“混蛋”。我父亲差点倒下去，肚子里咕噜了一句：“日你娘”，仇恨的眼光差

点刺穿了营长努力挺起但仍然有些弯曲的背脊。父亲想：我是不是应该送一颗子弹来谢谢营长？父亲用手触摸着枪栓到底放下来了。他感觉到由于疼痛，疲劳和虚弱似乎退下去了，他努力把小肚子吸进肚脐眼，又努力把胸脯像女人那样凸起来。

营长嘶着嗓子喊：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预备——唱！

还要唱歌！父亲又努力贯足底气，合着五百多条喉咙喊起来：

向前向前向前，

我们的队伍向太阳！

脚踏着祖国的大地，

背负着民族的希望，

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父亲唱不出来了，他觉得自己快要倒下去了。他舔了舔流血的嘴唇，觉得喉咙里似乎有一个硬块在渐渐肿大。他想努力把它吐出来，它却沾在干燥得已经青烟缭绕的口腔里吐不出。父亲咬咬牙，将那块硬痰似的东西嚼碎了，重新吞下去。他粗大的喉结像临死的猛兽一样抽搐着。太阳？我们的队伍向太阳？父亲抬起头，望一眼天上的太阳。

这时，火球一样的太阳在无可奈何地徐徐西下，太阳也和我父亲一样显得很虚弱。晚霞呢，正把天空烧得一派火红！晚霞太绚丽了，太炽热了，那夕阳，反倒被衬托得只剩下一圈淡淡的白箍，可怜巴巴地浮在晚霞中摇摆挣扎。父亲看

了一会儿太阳，他想：这不是豫西的太阳呀，……儿子……
卫生连的驮子也该快进城了吧？……营长好过，老婆和他一起行军……和那个女人在一起！

三

营长罗余粮，也是一个必须三七开的人物：七分是对革命的忠诚，另外掺和了三分小生产者的狡黠。父亲却说，这全是因为他入伍前读过几本“人之初，性本善”，沾染了几分“知识分子的狡滑”。那时候，南下部队每到一个地方便要撒下几颗种子让他们在那里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本是极自然的事情。各营的营长为这事伤透了脑筋，因为种子必须健壮饱满才能生根发芽，指挥部命令留下的干部必须是战斗骨干，优秀分子，而且最好是共产党员。一路种子撒下去，撒得刚撕下青天白日换上五角红星的解放战士就准备当排长，罗余粮的部队却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他攻下龙鳞之后，在娘娘庙拉起电话线，支队群工科长便送来了命令。罗余粮顺手把命令丢在一边，简捷地问：“几名？”

“一名。”

“蓝福娃。”

“这个同志情况怎么样？”

“打开你的本子记吧——”罗余粮一边挖耳朵一边胡诌：“准备给他记三等功，具体事迹嘛……他妈的，反正是勇敢。大概向他指导员递过申请吧，口头向我提过九次，让地方给他办手续吧，我们是准备发展他入党的……”

其时我那可怜的父亲，正疲倦得死过去了一般，躺在他

们连驻地的阶沿上，胸脯一起一伏扯风箱，艰难地呼吸南方潮湿的空气，希望能做个梦，梦见家乡的青纱帐，梦见那个他心爱的豫西女人。

可是他被营长丢在龙鳞了。

因为营长找不到担架。

营长把我父亲丢在龙鳞，他自己也没有得到好报。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零星土匪一顿黑枪，打穿了他的肚子。

四

其实龙鳞是个好地方。

尤其是在我这个血管里一半是豫西人，一半是龙鳞人血脉的所谓文化人看来，龙鳞更是一个好地方。巍巍雪峰山从西南方向逶迤下来，逶迤到龙鳞境内，便只剩下一线余脉的余脉了。这就决定了龙鳞是一块美妙的丘陵。境内布满了金字塔状的、错落有致的小山，山岭与山岭之间的平地则为田园。田园里出产水稻，出产柑桔，出产苧麻和棉花，尤其出产曾经必须进贡的乌龟、甲鱼和肥得流油的白鳝。普山普岭，则长满了苍劲的马尾松和挺拔的华南杉。这都是极好的木材，打得船，造得屋。有一种楠木，纹理清秀，材质坚韧，永远散发出一种迷人的幽香，是皇帝佬儿做棺材的好材料。贯穿县境有一条杜溪河，杜溪河两岸和境内每一条小溪两边以及各家各户的房前屋后，则无处不长满了具有君子之风又有淑女之姿的风尾竹。这种竹子如片片凤凰的尾羽，亭亭玉立，迎风起舞，将龙鳞点染成镶嵌在漠漠青山里的无数幅风景画。——这一切，当然是可以迷惑父亲，打动父亲，使

他一点一点的忘记豫西那一块据说只能出产贫穷和野蛮的贫瘠土地。

龙鳞待我父亲不赖。

首先龙鳞把我妈妈送给了他。当然，那时候还没有我。我之所以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父亲特别喜欢我，他是喜欢我妈妈，确切点说，他是喜欢那个会演活报剧又会写情诗，还会在辅导干部学文化的时候随随便便就可以做出惊吓状、羞涩状和天真可爱状的女学生。于是，我就作为他和女学生相爱的一种副产品，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女学生辅导南下干部学文化，辅导出一幕风流剧，责任在谁？我想这责任大约主要在我父亲。女学生是我父亲统治下的臣民，逢场作戏，父亲看得很平常，他不知道，女学生其实也早就准备“投身革命”了。

“北边那个怎么办？”十七岁的女学生原来也很泼辣，和豫西的山里女人很不相同。父亲刚刚气喘吁吁从她身上爬下来，她便提出了一个实质性的问题，逼着父亲回答。有人以为我父亲当时一定很恼火，其实呢我哥哥的母亲——注意，我说的是我哥哥的母亲，那个年纪轻轻就脸皮打皱的豫西女人，早已在父亲心目中没有多少位置了。所以，当女学生问到“北边那一个怎么办”的时候，我父亲就大大咧咧地说：

“离呗！如今都作兴离！”

父亲是风流过一阵子的，他曾经是龙鳞县二区的区委书记。营长罗余粮在军医院睡了两年，也脱了军装，在省委党校受训再学习几年之后，就调到龙鳞县来当县委书记了。那天，我父亲正在龙鳞县某一个刚刚成立的人民公社的某